

壹、前言

人生受苦體驗可以透過各種文類的書寫與抒發，成爲詮釋文本（*exegesis text*），但受苦也是一種社會道德的根源（Kleinman, Das, & Lock, 1997）。Kleinman等人指出，受苦不僅是一種個人體驗，更構成社會世界，同時也是存有面向的成分。受苦經驗本身構成社會道德的領域，也是成爲社會減低殘酷性的領域（Kleinman et al., 1997）。助人事業的興起，涉及的是如何減緩苦痛，提升生活品質的關照他人道德邏輯。Kleinman（2006）進而提出「道德經驗」（*moral experience*）的說法，認爲道德經驗是指日常生活的登錄（*register of everyday life*）與實踐的承諾投入（*practical engagement*），而其界定了對於大眾而言，什麼是最爲重要的範疇。如對癌末患者而言，全人安寧照顧的允諾與落實，可能是其最重要的價值。但Yang等人（2007）認爲面對疾病的表述，其實也是一種「道德—軀體」（*moral-somatic*）的經驗，也就是疾病的表述不只是一種解釋歷程，更是身體的全然現身（*fully embodiment*），受苦者的處境和社會接應，是和受苦者的身體症狀和情感歷程相互連結。

Morse（2001）認爲長期的受苦（*suffering*），包含兩種主要狀態：「堅持承受」（*enduring*）與「情緒受苦」

（*emotional suffering*）。這兩種受苦的狀態也不同，苦悶、悲傷、痛苦、不幸、焦慮、折磨是「情緒受苦」的代名詞；「堅持承受」則表徵存活、勇敢、尊嚴與能力，能夠克服難關。受苦者在「堅持承受」和「情緒受苦」兩種狀態間擺盪，端視其自身的需求、對事件的接受度、環境脈絡，以及他人的需要與回應而定。兩種受苦狀態雖說是不同，卻又是不可脫離的相互關聯（*enduring-and-suffering*），呈現一種受苦的生活軌道。

Foucault（1973）曾提過，疾病是一種因「情」（*passion*）而受苦（*Passion*），*Passion*也是耶穌受難的意義。疾病受苦者是一種悲愴情緒的感受，也是一種在逆境下堅持承受的受難意義。照顧者面對癌末患者的生活世界，死亡給予生命一副不可交換的面孔。死亡離開了古老的悲劇天堂，變成了人類抒情的核心。死亡在臨床醫學誕生下，不再是秘密。在癌症病房、安寧病房存在許多痛苦的生（插管、氣切、腸造口等）與死（恐懼、逃避）的抉擇。倫理決斷的困境，同樣也讓照顧者承受身心上的煎熬。

臺灣進入專業年代後，長期照顧問題日益加重，社會付出大量醫療成本。於是，我們置身各種現象物化、異化和疏離的處境。我們固然可以透過可計算的方式，精簡醫療成本，但是那無

法計算的心理層面也隨著物化過程流失。如何回到照顧者的位置，探索其所面對的照顧處境，而不是任由心理資源流失，成為長期照顧的重要課題。過去對於照顧者研究多採取「壓力病理」的負擔模式，認為長期照顧是身心健康威脅的風險因子，忽略照顧過程所開啓的存在感意義。

關於心理照顧活動的契入與疏通，國內已有起步，如一方面關於生活苦痛的網路疏通與孤兒寡母、失親者的心理契入復原等，提供心理治療形式之外的本土心理照顧形式。另一方面，有關機構中的臨終照顧、心理治療及創傷後心理介入等具體操作方式，過去也提出了與在地照顧邏輯的接合方向，契入需求者脈絡是重要照顧入口（余安邦，2008；余德慧、石世明，2001；余德慧、林耀盛、李維倫，2008；李涓琳、余安邦、林家興，2007；Hsu, Kahn, Yee, & Lee, 2004）。李涓琳等人（2007）從精神病患家屬的「照顧負荷研究」、「適應策略研究」和「情緒表露研究」三種模式反思照顧行為，而後回答：一、照顧行動的意向性與家屬的置身所在關係；二、精神病患家屬「主體化」過程的議題。然而，精神病患照顧處境與癌末照顧處境，並不相同，需進一步釐清。

過去對癌末主要照顧者的心理經驗現象，較少從開放性立場探討。本研

究不以既有的「壓力病理」模式考察照顧者心理經驗，而是採用「非病理性」的心理照顧研究，跳脫專業主義的限制，以現象還原方式，嘗試建立心理契入與受困疏通的癌症心理照顧臨床實踐。

貳、文獻探討

一、照顧癌末病患的置身所在

Sinding（2003）指出，癌末照顧者置身一種「終極的限制」（ultimate limits）處境，面對照顧過程患者死亡的逼近，卻又無法表達困苦的狀態，因照顧所累積、生發中的抱怨（nascent complaints）成為瘖啞或是無行動性，更加深其無力感的創傷體驗。Sinding認為如何解除照顧者抱怨束縛，提升其生活功能，是重要議題。

Heidegger（1990）從時間向度指出，照顧／掛慮（care）具有三重結構：（一）前導性（ahead-of-itself），意味著掛慮的「此有」（Dasein）考慮未來的可能性，是持續向前的行動；（二）既存性（Being-already-in-the-world），指出掛慮者承認既有的置身處境（situatedness of its position），是持續面對過往的事實性（facticity）；（三）在世性（Being-alongside），提醒「此有」同時也投入於生活世界，存有與生活世界相互遭逢。由此，Heidegger以時間性探討「此有」的存在，指出掛慮